

石林居士建康集

宋葉夢得著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五

葉夢得著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籥密護宸居任非

所堪辭不獲命

臣某
中謝

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年退伏正

園栖遲一壑念多壘尙艱則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恩未

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

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

期人之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

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

萬邦巡侯甸何止臨踐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
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
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何補欽
承威旨暫假歲時疆場無虞倘苟逃於譴戾冕旒甚邇尙
終冀於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之餘
曷稱褒嘉之遇

臣某
中謝

伏念臣迂疏寡與戇拙多艱早歲朝

廷旣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慈猶
叨委寄媿懇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
問搢紳改觀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

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欲勵邇臣念其嘗事軒
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領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
光榮其晚暮江孺地廣敵境秋高明詔申嚴預謹奔衝之
寇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願竭疲駑少酌聖造

謝乞宮觀不許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媿遷延之役懇祈

莫效被寵惟危

臣某
中謝

伏念臣衰病餘生空疏末學盡力承

平之日尙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能免過故瀝誠而自
列幸量己以苟全詎意寬慈疊形鑄諭推之不去深有愧
於吏民義弗遐遺幸見收於君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
勤念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於愚分而退人

英屬集 卷五
以禮尙期曲盡於眷存故捐體貌之隆少假羈孤之迹臣
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猶馳何取疲駑之用器已
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夸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休明
所暨呼舞攸同

臣某
中賀

竊以定暴亂而致太平孰不期於真

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
民而同欲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
覲之歸久已仰吾君之子修文武聖神之德是宜爲天下
之君懋介純熙莫隆茲日臣外司留鑰阻奉壽觴俯葵藿
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大中大夫表

賞必既功既誤褒嘉之實老宜戒得重貽貪冒之譏退自
省循惟深隕越

臣某
中謝

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令戎事猶

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己以偷安雖抱此
心訖無成績故力求於閒散幸苟免於曠瘼方俟矜從反
叨寵數鉛刀何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
幾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明委照博大兼容惇勵有功豈
愛彤弓之錫閔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故此迂愚例存記
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邑初營曷稱保釐之守
漢儀復見終□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麻數在躬既終陟於元后天地合德威利見於大人慶溢
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賀竊以考三代興王之業孰盛於仁盡
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馨之所美固臣子之樂推
恭惟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明睿知而不殺
我武惟揚備剛健輝光而日新無遠弗屆宜鍾百順永錫
萬年臣久遠清光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跡莫跂於簪紳望
海朝宗心徒傾於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於精
誠祗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多積工
山未報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知難而退悼此志

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爲曾餘生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正
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卽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都之衆
可無待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矜存舊物駕御羣材視臣鄰於股肱蓋欲奔趨而從事以
爵祿爲砥石又將磨礪以勸功重假衰殘申加獎飾佩景
德升班之意敢陪近侍之殊榮追修文創始之名尤愧諸
儒之極選雖期隕首莫稱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至之郊禋兼六月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爲所獨
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蒼海宇蒙休
竊以鑾御省方已更四閩羯夷謀夏幾動三方用邀福於

臣某
中賀

上下神祇亦云已至將增修於禮樂刑政其敢有遺惟宸
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恭而無怠恭惟皇帝陛下外昭
明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艱難
而思其始方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亡師不妄
動祈福祥而求永止史無愧辭秩盛典以載嚴均普天而
同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恩言奉璋峩峩雖莫陪多士駿奔
之列降福簡簡竊獲預庶民敷錫之歡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建官內闔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正東朝之號凡居

覆冒舉極欣榮

臣某中賀

竊以事莫大於奉親孝必先於隆禮

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爲之稱故嚴推尊之義乃可致其榮

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祧
言念母儀夙有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薦履
艱危居懷定省適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
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於
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跂含飴之奉歡
騰夸夏更寬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實廢三年進俸蓋禮厚而恩隆深慙
滿溢之餘更冒龐鴻之賜

中謝

伏念臣起家寒陋遭世盛明

竊大邑以庇身已爲非分率諸侯而述職曾莫效勤方大
享之告成與敷天而同慶曷云異數更及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裸獻之修
輝翟胞閭均被餽餘之澤閔服勤之已久肆歛福以均敷
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地敢自比於
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於漢秩未知報稱惟積兢
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旣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
特膺殊獎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
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紂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後之徒
而楚惡已數十年亦曷喪皆亡之日戎車旣戒我武惟揚
敵所愾以爭先首摧兇焰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氛慙無

矢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每盡於敵
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於聖算欲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
之榮臣方以病衰懇祈退免堯言爭誦雖莫酬君父不貲
之恩漢禮紬書猶足示子孫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奉職不虔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慈曲從

貸釋

中謝

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沉迷簿領之間徒勞

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誤竊守符仍司畱鑰旣不
能折衝強敵少盡力於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久安於
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重廢於官常敢幸逃於吏議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慎徽接下以德行仁雖愛閔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於終更俾不汚於後累臣敢不勉殫衰懦深務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國之心

賀天申節表

發祥降祉天用啟於永圖撥亂興衰世必推於眞主載偶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法禹儉勤錫湯勇知懷旱麓造邦之業盡車攻復古之謀視國履冰靡不思於宏濟拯民塗炭皆有賴於至仁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之運臣拘縻疆場阻造治朝謠誦交騰孰匪松椿之願威顏甚邇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內府兼金上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不造顏

凜天光之在望

臣某中謝

伏念臣久從流落晚際聖明橫草無

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勵敢懷擇地以圖安第迫衰
殘終辜眷遇詎意乾坤之大造誤矜犬馬之微勞既俛後
圖仍申好賜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之所
將殆非前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光明下濟博厚兼容正
陪都管籥之崇欲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用聳三軍故
憐簪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恩愈厚而報
難臣敢不勉務涓塵益扶朽鈍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
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懼干於明憲再命而偃忽游被於異恩不稱

所蒙重慙非據

臣某中謝

伏念臣蚤由踈賤誤竊寵榮先朝濫

實於從班本無報效陛下擢登於政路已迫衰殘自知陳
力之無堪惟有乞身而退屏逮謀帥闔仍玷畱都故連年
雖幸於苟安而無歲不祈於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
寵鼠五技之既窮亦駑馬十駕之何及豈期誤聽更責後
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羣工作典庶政念其拳拳忠
款初非有愛於餘生察其齷齪廉勤猶未遽罹於大過姑
令代匱豈曰因能丁甯殆至於再三感勵難酬於萬一臣
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於鄭俗雖

廉頗已老終無憾於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譏命出非常莫獲循牆之避重勤

訓飭倍極兢危

臣某
中謝

竊惟學士建名雖與前代近臣分職

蓋始本朝至於易文明顧問之稱冠秘殿寵褒之盛仰觀
故事尤號殊榮爰歷艱難益多勳德以舊臣宣勞於外固
不乏人由建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誼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
求其實而使之禮者必報以忠故於賢賢蒐選之間每有
下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能尙
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願竭於餘生恐

終辜於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出

至仁臣某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薦蒙委寄方戎馬戒嚴之際

且旱暘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凋殘易困雖無撓獄市每師
齊相靜治之風而慎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
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
獨原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極含宏道全忠恕八柄並
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宥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
再居不遑甯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衰病尊簡書而奔命
未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庶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眞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逢

華旦欽頌永年

臣某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帝王功施夷夏

兢兢業業每懷履位之艱繼繼承承方啓興王之造神祇
協佑福祿來崇閱三千歲之靈長用扶卜世膺億兆人之
愛戴罔不歸仁臣拘守郡符阻趨宸陛莫遂朝宗之志徒
增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閒是爲

周禮豈惟漢儀

臣某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基命昊天紹休文祖

惟聰明睿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旣艱難險阻

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輅車在列鐘虞畢陳湛露
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流式遏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
藩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預王
公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六

葉夢得著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遠違闕廷薦更十年屏處邛壑無階仰望清光犬馬戀
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畱鑰豈意衰
憊閒廢之餘聖眷不遺尙賜齒錄承命感泣無言可敘仰
惟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捐在臣戇拙菲材盡死不
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縷縷再述今
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違動多嫌怨而江左行闕
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已被使令止以帥事尙

不能稱職旋逮譴累在於今日豈敢復有冒居苟貪取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何所容贖反覆審思莫知自處茲實朝廷利害所係非特臣之私計也危情迫切進退徬徨臣已具狀控列乞賜收還成命伏望陛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奇蹇孤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宮觀別選良材上副優寄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太上皇帝識擢寘之從班會未少施報效陛下昨自維揚閱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畱備闕廷從容經闡每承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政天

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分奇窮一違軒陛十年於茲屏跡山林雖有犬馬拳拳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意簪履賤微尙加省錄適承人乏再俾舊治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徬徨恐懼不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民昔經殘破凋瘵未蘇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稱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僚吏夙夜盡瘁今兵屯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賜可人人歡呼皆知出自聖意至於感泣繼有疾苦臣當節次具聞邊隅目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秋毫少副

大恩臣無路瞻仰清光謹披瀝肝膽再具劄子奏陳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畱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寵仰犯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殛迫於私義尙敢縷陳感懼交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旣已命之則於三載考績隨其幽明而爲之黜陟人無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爲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爲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力少圖報效而材力有限衰病相仍上

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法循理齷齷廉謹闕略細故使得容身而去固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據竊謂方今外難粗甯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尙多廢闕正須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不能上體聖心猶務貪得此臣所以尤恐懼震惕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區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孰不人人興起皆有樂事勸功之意庶亦不爲無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倖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前訓甚明非至愚迷

孰不知警而況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陛下信賞勸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爲國之時此而不思曷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閒幾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廩食之責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己今者待罪近藩甫踰二年雖簿書米鹽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爲至於陛下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況資政殿設大學士眞宗皇帝特創以爲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聖慈察其危情出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許令特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恥止足之

名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瀆天聰再勤明訓跼天踏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未卽
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卽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迫於私義
須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之年棄捐已久陛下特
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繼下度越
常數士友太息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須臾之榮以
光不世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陛下高設厚賞以
激行陳將使人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臣職當外
闔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之士何所示勸謂
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其夙夜震恐徬徨累日

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非特犬馬微軀私幸保全亦於朝廷典刑不至玷累干冒天威云云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聽實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則臣瀕江職守自有備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大寇克定中原仰託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嚴□□例合推恩卽姑使存畱以待申命於異時猶爲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妄徑至淮甸驅

集醜類竭國遠來睥睨江壖無所畏憚陛下聖文神武逆折兇威申命將臣授之成算曾不踰旬以十五萬之眾計窮力詘全師鏖戰連告六捷敗亡喪軔狼狽走遁名王貴酋奔踣於道壯士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伸神人之宿憤雪宗廟之深仇鼓舞歡呼中外一口自此擒馘兇渠擴清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在旦暮臣誤蒙委寄實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少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常典仰知出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微賤禮所當得銘篆肌

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疎遠固陋被遇三朝
初無秋毫可見紀錄旣蒙陛下不次識擢內玷政塗外叨
師聞又未嘗少有補報於艱難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
終更陛下終始保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而天
地涵容尙使超進寵名俾仍舊治方極隕越乃復冒此非
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夜震懼無所自容無緣躬
詣冕旒披露肝膽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超躡過分具奏
辭免願請閒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微賤仰干大造
逡巡畱口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疊有煩喋候

降到告卽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竊惟觀文
殿職名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參知樞密院以上口罷未
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夤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
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崇
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
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況臣去秋已荷洪私加資政殿大
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僥冒夙夜震懼無以苟安非常
之恩旣以仰承於異眷量己之戒尙冀少盡於愚衷敢望
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尙可勉殫餘力未至遽速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大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盛

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瘧疾在告卽時扶持出
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爲兩路橫穿燒
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僅能保
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
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暎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
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畱鑰平時旣無
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慎預謹民伍致遭非意害及
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卽具奏自劾臣以職事不可
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聖主所不得私伏望睿
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民居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尙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畱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孤蹇餘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自容緣臣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黽勉祇事至今六月又將滿歲伏念臣衰疾之餘年齡寢暮理當退屏前後累嘗奏陳不敢再瀆淵聽重惟瀕江巨鎮外鄰邊境兼總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貪冒苟處首尾實及四年曠戾日積初無秋毫之補陛下恩

英皇集 卷六
七
禮過優歲加寵數皆逾常分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
謗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去年先還閭里垂白之年闕於
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憐曲賜檢舉許從罷
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
意不負素心庶於晚節知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鑄諭未賜俞允天
地之造出於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得感懼戰慄無
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蒙收錄置之方面固當
竭盡死節以圖報效而臣每不安位屢祈退屏實以德涼

器淺難堪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
疊干淵聽今茲遷延再任又已踰年疆事旣甯人皆安業
坐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迫亢滿疾顛
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甯處伏望聖慈俯加矜憫倘獲
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幾黽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指衰悴投閒久屏正壑聖眷不遺
尙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衰疾病相
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
此委使卽力具陳免不獲數月之間果速譴累仰荷陛下

天地含容不卽誅夸許就閒寂今者相去七年舊疾未瘥
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
必須再致曠敗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
上負憂顧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當愧懼徬徨無地自
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
觀差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莽賤微上千洪造天慈拯貸特寬慢令之誅未卽
矜從猶加鑿諭跼天躋地無以自容伏念臣才識迂愚首
蒙陛下不次識擢嘗獲與聞政事十年於茲曾未有毫髮
補報今強敵未殄尙勤旰食正臣子奔走先後竭節效死

之日何敢有所顧避但臣量力既已衰敝度事又嘗曠失
進無以償寸勞退適以貽重累拳拳之義何所自伸則臣
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追須至疊溷天聽
與其追咎於罪戾旣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
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
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
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
迂愚衰敝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卞山迤
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於今月

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尙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畱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投告船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尙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尙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寶相成帝蘇峻之難

之日何敢有所顧避但臣量力既已衰敝度事又嘗曠失
進無以償寸勞退適以貽重累拳拳之義何所自伸則臣
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迫須至疊溷天聽
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
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
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
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
迂愚衰敝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卞山迤
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於今月

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尙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畱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投告船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尙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尙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實相成帝蘇峻之難

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於敵二子
眡盱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特贈壺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
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
臣以委官檢討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等輩數百年間
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題以詔後世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
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伏節
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間廢付以畱鑰嘗具懇辭兩蒙
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怵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

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於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眾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凋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兼以夏秋服涼藥過多入冬肺氣滿喘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尤難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卽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敢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復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卽嚴誅聖度優容尙頒溫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怵迫徬徨今復遷延三月

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須至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奇窮狷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付之郡紱不過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嚴因得以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衰瘁有加年齡寢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兼臣母年高昨者不曾迎侍前來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宮觀使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成大造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戾日多去歲嘗具
奏乞就閒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螻蟻微生上勤洪
造徬徨黽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衰羸
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肺氣屢作至今尙
未平復兵民所會事責非輕若更遷延旨居必速咎悔欲
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庶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致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
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卽嚴誅天度優容

尚願溫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疎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個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況衰病有加年齡寢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伏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一宮觀差遣曲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謹守廉隅庶亦以全犬馬始終之義再瀆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丁甯曲加慰
諭愚衷懇迫尙敢有言進退徬徨莫知容處臣聞人君愛
養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不使毀折於旣成人臣保全名
節譬如護惜體膚必不忍傷殘於垂老此自昔明哲之士
所以皆能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過竊寵榮已踰其分
勉圖報效復迫衰殘前後累具敷陳不敢更干天聽惟是
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繫最大而臣
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盱食若不深省己於罪戾未著
之時力爲進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陛下寄委大恩下負
微臣遲暮本意則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甯處

不敢自比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閔察念臣非有矯飾
俯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七

葉夢得箸

奏狀二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過叨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閒秩冀逃官謗未知何名復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聖慈俯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於愚分庶無累於公朝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歲月雖

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錄適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數屢
登凋瘵稍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於臣何有近者逆虜犯
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
期引分求閒少逃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
誤荷眷私例與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眾不
獲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自處今來若更有僥冒是
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
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雖配天
之澤初不閒於賤微而省己無功終自慙於忝冒徬徨隕

越莫獲自甯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
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閒秩伏
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
誠方俟侷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遇疆事遽興瀕江正
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伏念臣衰悴餘生
筋力愈憊畱都重地在今日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
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
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旣伸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
遁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

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
便居住臣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幬之私陳力不能亦
庶幾粗免顛越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
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卽竄殛更叨慰藉
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於情義卽欲再伸犬馬
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狂突過淮臣職當長江之寄義
合死守不敢竊顧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
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安
業別無施行職事伏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陛下不遺

簪履之舊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歲黠虜敗盟臣初無
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兩旨異數度越常等心
非木石豈不願竭孱庸力圖寸效少亦自異眾人而實以
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輒露
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
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凋耗通
夕不寐蕭然殘骸幾不勝衣委實難以枝梧迫切之誠無
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或尙保餘息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觀差遣伏

蒙疊降詔書未賜俞允疎賤餘生上動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強勉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閒秩使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起之間廢付以一面雖夙夜罄竭疲駑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

免仰荷眷私未卽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躅以俟俞旨
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實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
軍民輒懷貪旨兼觀文殿學士職名祖宗故事藩鎮外除
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
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差遣

啓

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心累被
詔書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伏遇某官道德
佐昔勤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
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

盡舒宏濟之謀卽有削平之日俯求未效用慰舊民故雖
畱鑰之深嚴亦俾奉祠之冗散某本無善狀過假溫言屢
自列其衰殘訖未蒙於矜可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偷少
不如人況燭武之已老勉承祇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曾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其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聊試治
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友交歡伏惟某官道與
時行仁爲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懼將力整於艱危用之行
而舍之藏本無心於出處坐閒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
未安忍爲容悅恐干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廟謨凜聞
廷議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

宏度未遑暖席行卽賜環某久預從遊復同封守從容笑
語莫伸引領之懷密邇聲猷尙託爲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邇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播輿論
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備德
齒之達尊狐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事業固先
風雲會遇之初退卽燕閒久勤虛佇袞衣赤舄方入奉於
賜環熊軾朱轡豈尙煩於開府顧惟衰敝辱在眷知尺牘
馳誠嘗獲伸於懇款高牙在望每幸邇於聲猷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眷義之不遺

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
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結主知中外踐更猷爲
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歛之圖周瘵未蘇調度多闕
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
何補輒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卽有超陞之寵
旌麾在望款謁尙遙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尙勉加於調攝
益順導於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元戎之寄始傳
渙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榛而
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劉琨之

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勳已著於鼎彝濟難方圖於舟楫中辭宰柄久佚祠庭惟聖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宜受祉之既多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畱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緡顯司畱鑰舊疆來復方當開國之初聖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兼隆入參帷幄之謀備宣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勳勞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邾鄆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卽有超陞愧脩慶之未遑辱緘書之首及感銘之至敷敘莫周

回王正字啓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特錫異恩除書始聞有識
相慶恭惟某官學通倫類識辨精微劉向博極羣書固已
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且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
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冠於諸儒而安危治
亂之端射策尙勤於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
斯文有光士友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衰年猶及
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己之方
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強壯

之年固已自投於閒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於須臾況
風波存履於畏塗而荆棘親逢於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
償廩食之私矧惟服力簿書何補事勞之實取非其有人
且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拔茅與其彙征采菲不以下體方
流言竊詆獨深亮其無他迨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
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稱所蒙豈日子衣之安吉未知爲報
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懼靡甯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螭陛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郡暫慰遠民間遠聲猷屢更
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賜緘題過勤行李
竊審專藩暇裕介福駢蕃恭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

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民社稷以爲邦何施
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恩毋久淮陽之治
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尙接鄰疆之封壤
更祈保衛別迓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爲保載勤分陝之行孚號
肆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佐時總御六師
早席將門之舊擴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憬彼犬戎復干
虎旅雖王赫斯怒所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
況仇葛來蘇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攜咸知效順
倒戈內附豈惟見於前徒免冑縱觀孰不歸於吾父一蒙

開納盡洗腥羶某久幸從遊欣聞布告莫遂瞻承之志徒
深慶忭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望已交印綬承流問俗具布教條歡謠初播於里
間翰墨旣勤於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用世號名卿奏刀
砮然所遭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有往非著鞭可先久屈
祠官暫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
妨於臥治顧惟老病屢請歸閒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
方荆榛之未翦戎路尙艱重慙推轂之無堪猶獲同舟而
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繫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過優
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老益無奇仕前望三十
人則爲已過官欲止六百石況復加多故頻歲之懇祈惟
乞身之爲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蓋伏遇某官功濟華
夸志安宗社閔衰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於四方使
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效勞悵桑榆之已晚雖
云代匱顧菅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師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旣望風而知畏六師貔虎
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恭惟某官勲高宗社
名重華夷被公袞以臨戎孰出三司之右總將壇而申令

更隆百勝之威聳中外之欣謠雪神人之深憤某獲聯疆
事首奏捷音歡忭之私數宣周旣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祇承
眷渥曷獲牢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疎之學固
斐然不知裁之釐拙之材況老矣無能爲也故承乏因循
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避劇以求閒更復逾涯
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其笑其鉛刀雖口強陳己亦慙其芻
狗茲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柱石本朝追教禹謨協九功
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遑舍舊以圖新始亦
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潁川有詔如前何

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卽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申謝必已呈浼記室衰鈍黽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敝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已稍閒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旣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爲過據目前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

今淮東僞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
爲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
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
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
可以固吾圍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爾甲寅歲豫
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
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
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
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
理而欲恃江以爲重何可爲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
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

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爲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爲二境土何以得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爲潰兵剽掠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況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共爲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爲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朝議旣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

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并附之別紙此非其職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荅毫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昨者早遞中匆遽上狀必獲呈浼卽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到僞榜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旣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爲者以候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

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爲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爲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算惟一切反此內力爲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爲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我則必以謬悠之辭迫我而不敢來若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爲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爲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

將分爲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徧晚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爲形跡輒僭具稟達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高明寬貸目痛牽強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卽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就季承晁撫幹詣屏下稟達必獲

塵浼前日忽承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北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卽已取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僅牛而已雖虎豹麀鹿猿猴野獸等棄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犁田已插秧種蒔用牛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於秋冬間爲來歲之備耳其所損路分自湖湘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兩浙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

而行緩日僅三二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敢竭其力
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暮惟恐有傷今少
則不足濟其用多則不惟難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
牛者多姦弊疾病老瘠所遣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
萬一強之使行或倒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懼死
必償值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臥起之節水草之
役兵卒所不解須寄養於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
之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徧歷農畝其言
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何如此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
司奉行惟恐後而民言似不爲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
乞試畱聽採如有可議卽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蠶

亦無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晝夜遂稍足行宮圖
本聞已進入不知有可取否見張少傳說中間與禁中所
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爲廊地張少傅已先築牆
展出十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諧矣餘更俟命煩瀆不勝愧
悚更冀爲國倍加保練不宣

廷瑄按不敢但已
句恐中有誤文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七